

“帮助”的词汇语义特征及其义项派生机制

王洪明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帮助”的义项有三个, 与之对应的句式为连谓—兼语句、连谓句和兼语句。这在汉语词典和语法书中都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总结“帮助”的词汇函数对于对外汉语教学、机器翻译的发展等大有好处。对“帮助”的词义派生机制的研究既可以作为词义派生机制理论的佐证材料, 也可以发现理论中的缺陷, 这对于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 元语言释义; 词汇函数; 义项派生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1 “帮助”的元语言释义

现代汉语词典给“帮助”的释义并没有充分揭示出该词的全部语义特征。这一方面取决于现代汉语词典的目的,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传统的释义方法。显然, 传统的释义方法无法满足词汇语义描写微观化对词典的要求。包括现代汉语词典在内的各类汉语词典均认为“帮助”只有一个义项, 本文则认为“帮助”应当划分出三个义项(帮助1, 帮助2, 帮助3)。它们体现在例①—③中:

- ① 共工曾用水**帮助**他的祖上炎帝作战。
- ② 孙臧坐在一辆有篷帐的车子里, **帮助(替)**田忌出主意。
- ③ 止咳药有**帮助**吗?

1.1 帮助₁

借鉴莫斯科语义学派的元语言释义方法(Апресян 1974: 101/张家骅 2006: 129-143), 可将帮助₁释义如下:

A 以手段或工具 Y 帮助 B 做 X=B 做 X (预设); A 以手段或工具 Y 做 X (陈说); 目的是使 B 受益 (动因)。(释文 1)

其中, A, B, X, Y 是变元, “做、目的、是、使、受益”是语义单子和过渡语义单位。释文 1 不仅把“帮助₁”的显性语义内容(陈说)、而且把隐性语义内容(预设、动因)都表述出来, 形成了释文内容的多维结构, 因而比传统的释义更精确。相应地, “帮助₁”的支配模式如下:

表 1—帮助₁

A 以手段或工具 Y 帮助 ₁ B 做 X=B 做 X; A 以手段或工具 Y 做 X; 目的是使 B 受益。			
1*A (主体)	2*B (受体)	3*X (方面)	4*Y (手段或工具)

名词短语—主语	名词短语—宾语	1) 动词短语—述谓补足语	介词短语—状语
		2) 介词短语—状语	
		3) 动词短语—述谓补足语	

注：表中上起第一行为元语言释文，然后依次是语义价与深层句法价、深层句法价与表层句法价的转换。

“帮助₁”在表层结构中可以只体现部分语义价。这跟说话人的交际信息、关注焦点有关，跟动词语义结构无关，例如：

④ 他们有缺点，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

当 X 在表层句法结构中为“动词短语”，并且 A（主体）体现的是体力行为时，该“动词短语”体现两个语义价——X 和 Y。这种情况类似于“配价合并”（张家骅 2003：32）、“题元重合”（彭玉海 2008：17-18），例如：

⑤ 早饭后，打扫猪牛圈，农忙时还要到地里**帮助**丈夫一起干。

例⑤的“干”的语义主体既是 A，又是 B。但对于 A 来说，这一行为属于“手段”；对于 B 来说，则属于“方面”。如果体现的不是体力行为，X 则只体现一个语义价，例如：

⑥ 我们怎能**帮助**她们提高在商界的地位。

对比例⑤、⑥不难发现二者的差别：尽管例⑥的“我们”广义上参与这一行为，但“提高”的主体只能是“她们”，而不是“我们”，即动词短语跟“帮助”的语义受体没有语义上的联系，因而例⑥只是“兼语句”（黄伯荣，廖序东 2008：126），例⑤的动词短语跟“帮助”的语义主体和语义受体都有联系，所以句式是“连谓—兼语句”，但孟琮、吕叔湘一概称为兼语句。（孟琮等 2005：12；吕叔湘 2007：61）

1.2 帮助₂

除了“帮助₁”，“帮助”还可用作“帮助₂”，如上文例②，意思相当于“替”、“给”，例②的 B（田忌）并没有做 X。“帮助₂”可释义如下：

A 以手段或工具 Y 帮助₂ B=A 做某事（做某事=Y）（陈说），目的是使 B 受益（动因）。（释文 2）

释文 2 与释文 1 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缺少“B 做 X”这一预设成分，词义因而发生改变。“帮助₂”的这一用法并非少数。据我们对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的“帮”这一词项用例的不完全统计，用于“帮助₂”的语句约占 16%。“帮助₂”与不少动词或动词短语搭配时具有该意义，如：扛、抱、提、挑、陪、缝、问、拎、起草、说话、理发、剔牙、按摩、松绑、出主意、想办法、织毛衣、打电话等。

释文 2 因为缺少了“B 做 X”这一预设成分，所以“帮助₂”的语义配价中不再有 X。支配模式如表 2：

表 2—帮助₂

A 以手段或工具 Y 帮助 ₂ B=A 做某事（做某事=Y），目的是使 B 受益。		
1*A（主体）	2*B（受体）	3*Y（手段或工具）
名词短语—主语	名词短语—宾语	1) 动词短语—述谓补足语 2) 名词短语—宾语

Y 在表层结构中既可以体现为动词短语（例⑦），也可以体现为名词短语（例⑧）。前者用作述谓补足语，“帮助₂”相当于“替”；后者用作直接宾语，“帮助₂”相当于“给”：

⑦ 他活儿干得不错，但要价也高，他开口跟我要一万二千元，你来**帮（替）**我结账吧！

⑧ 不知不觉的弄个罄净，却多是自家肉里钱，旁边的人不曾**帮（给）**了他一文。

“帮助₂”是连谓句，动词短语只跟“帮助₂”的语义主体有语义联系，短语的行为主

体不是 B, 而是 A. 这与“帮助₁”不同。

释文 1 和 2 与《现代汉语词典》对“帮助”的释文不完全一致。《现代汉语词典》的释文是“替人出力、出主意或给以物质上、精神上的支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008: 41)。它没有明确给出“帮助”的第三个语义配价 X. 该释义“或”之前的部分与“帮助₂”的释文相似, 但不完全相同。“帮助₂”的手段不仅限于“出力、出主意”, 而且包括“物质上”。“帮助₂”完全可以和表示“物质”手段的语词连用, 如上文例⑦。

同样, 在《现代汉语词典》“帮助”释义的后半部分, 也存在着类似的缺憾。“(给以物质上、精神上的)支援”首先是循环释义: 帮助—支援—援助—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005: 41, 1744, 1678)此外, “给以物质上、精神上支援”的意思是: 某人做某事, 有人从物质上、精神上给他以帮助, 即从物质上、精神上参与这件事。这和“帮助₁”的释文相近, 但不相同: “帮助₁”的“手段或工具”不仅包括“物质上、精神上”, 还包括“体力上”。例如:

⑨ 售货员帮着将洗衣机抬上三轮车。

以上论述表明, “手段或工具 Y”不是划分“帮助₁”、“帮助₂”的标准。二者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帮助₂”比“帮助₁”少一个语义配价 X.

1.3 帮助₃

“帮助₃”与“帮助₁、帮助₂”的区别在于, 语义配价 A 在句法结构中不出现, 转由“手段或工具”配价 Y 填充表层句法中的主语位, 这种变化称为“配价兑位转换”(диатетический сдвиг)导致的词义派生(Падучева 2004: 51-52): 增加了“B 受益”这一语义成分。在“帮助₁”和“帮助₂”的释义中, “目的是使 B 受益”是动因, 但在“帮助₃”中, “B 受益”则居陈说位。对“帮助₁”和“帮助₂”进行否定时, 否定的只是陈说“A 做 X”、“A 做某事”, 而“帮助₃”不然, 否定的直接指向是“B 受益”这一语义成分。“帮助₃”的释文及支配模式如下:

(A) 以手段或工具 Y 帮助 B 做 X=B 做 X (预设); (A) 以手段或工具 Y 做 X, 目的是使 B 受益 (预设); B 受益 (陈说)。(释文 3)

表 6—帮助₃

(A) 以手段或工具 Y 帮助 ₃ B 做 X=B 做 X; (A) 以手段或工具 Y 做 X, 目的是使 B 受益; B 受益。		
1*Y (手段或工具)	2*B (受体)	3*X (方面)
名词短语—主语	名词短语—宾语	动词短语—述谓补足语

例⑩体现了“帮助₃”释文 3 的这一意义:

⑩ 友谊(没有)帮助她进一步树立了自信心。

例⑩否定的对象不是“A 做 X”、“A 做某事”, 而是“B 受益”, 动因“目的是使 B 受益”也作为预设否定句里仍然保留。试比较例⑩和例⑪:

⑪ 我并没帮助他什么。

例⑪用于“帮助₁”, 一方面否定“A 以手段或工具 Y 做 X”, 另一方面否定“目的是使 B 受益”。“帮助₃”的句式为兼语句, 意义相当于“有助于、有效”。各类汉语词典中皆无这一项的释义内容。帮助₃应作为一个单独的义项对待。

2 “帮助”的词汇函数

“词汇函数”(Мельчук 1974: 78)这一概念是莫斯科语义学派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 “指一组词汇语义单位 X (X₁, X₂...X_n) 与表达特定抽象语义类型 f 的另一组词汇语义单位 Y (Y₁, Y₂...Y_n) 之间的对应关系: Y=f(X)”(张家骅等 2003: 46-47)。它旨在描写词汇单

位的各种聚合、组合关系：聚合体包括同义词、反义词、转换词等，组合体主要针对熟语性搭配。“词汇函数”在《意思*文本》模式理论中占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直接保障了“意思*文本”双向转换的实现。“词汇函数”包括同义关系（Syn）、反义关系（Anti）、极限特征（Magn）、主体题元（S₁）、形容词派生（Able₁）、辅助动词函数（Oper）等。本文把“帮助”的三个义项的“词汇函数”总结如下，并各附一例：

2.1 帮助₁

Syn: 协助、辅助、辅佐、协同。如：朱德协助毛泽东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终于挥师渡江，解放了全中国。

Anti: 妨碍、阻碍、延缓、延阻、阻挠。如：我看你想妨碍我们工作；

S₁: 助手、副手、助理。如：另一种是副导，这类导演只是导演的助手，很多只是跑腿的，一般资格不会很老，没有太多的权力。

Able₁: 有利的、有益的。如：这对于加强君主专制自然是十分有利的。

AntiAble₁: 不利的、无益的、有害的。如：否则，便是生者与死者接触的延伸，对生者是不利的。

Magn: （中）很多（帮助）、许多（帮助）、极大（帮助）；（书）全力（相助）、鼎力（相助）、大力（相助）。如：通过他们下情上达，对中央高层的决策会有很多帮助。

Oper₁₂: 提供（帮助）、给予（帮助）。如：各大学竭力为内地学生提供帮助。

Oper₂: 得到（帮助）、获得（帮助）、求得（帮助）。如：其余的同学也能得到帮助。

2.2 帮助₂

Syn: 代、代替、代为、替。如：不如把多余的钱交给我，让偶代你去买，我又好逛商场又能砍价！

2.3 帮助₃

Syn: 促进、促使、有效。如：体育运动能促进青少年儿童的成长。

Anti: 妨碍、阻碍、促退、无效、妨害。如：教师满口方言妨碍传授知识。

Magn: 大有（帮助）、很有（帮助）、十分有（帮助）、非常有（帮助）。如：课余干点零星活儿也大有帮助。

Able₁: 有效的。如：中国针对非典采取的预防、监控措施是有效的。

AntiAble₁: 无效的。如：日本任何旨在强化对钓鱼岛实际控制的企图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Oper₁: 有（帮助）。如：这对研究银河中心部分的结构大有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帮助₂”的词汇函数（见 2.2）不仅比“帮助₁”少许多，甚至比“帮助₃”也少许多。这一方面说明，“帮助₂”是一个派生语义单位；另一方面也表明，相较于“帮助₃”，“帮助₂”主语位由于没有发生参项分类类别的变化，使得“帮助₂”的语义表征并不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帮助₂”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义项表征出来。因为，动词的每一个义项反映一个情景，而“帮助₂”与“帮助₁”的情景很明显有着本质的不同。只不过由于“帮助₂”缺少的语义成分占据并非是陈说位，不是关注焦点，使得这种变化容易被忽略而已。

3 “帮助”各义项的派生机制

词汇语义的派生问题既可以从纯粹的语义层面分析各语义成分的变化导致的语义派生，也可以从语义—句法结合的层面分析动词分类范畴、参项主题类别等发生的变化导致的义项派生。莫斯科语义学派归属于前者，而 E. B. Падучева 的词汇语义动态模式属于后者。

3.1 从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理论分析

研究义项派生的首要前提是确定初始义项。这一初始义项是其它各义项派生的基础。本文认为，“帮助₁”是初始义项。因为，相较于“帮助₂、帮助₃”，“帮助₁”可用于更广泛的

语境。换言之，它受语境的制约最少。试比较：

⑫ 如果不是你帮（？替）我，我帮（？替）你，许多人可能都逃不出来。

⑬ 战友的衣服脏了，破了，他悄悄地帮助（替他们；给他们）洗净、补好。

例⑫是“帮助”的一般语境，多体现为“帮助₁”；而例⑬因为有体现特殊语境的语词（悄悄地），所以体现为“帮助₂”。这说明，即使“帮助₁、帮助₂”用分析释义放到一个义项中，也应是“帮助₁”在前，“帮助₂”在后。这意味着，《现代汉语词典》给“帮助”的释义“或”前后的部分应倒转过来。在这一点上，《中华现代汉语词典》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给别人物质上或精神上的支援（≈帮助₁），或替别人出主意、想办法（≈帮助₂）（中国语言文字系列辞书编委会 2007：28）

莫斯科语义学派认为，义项的派生是由于构成该词汇的义素发生了变化。“帮助₁”的“B做X”这一语义成分在“帮助₂”中消失，从而使得“帮助₁”发生了语义上的改变：派生出“帮助₂”。当“帮助₁”中的陈说及动因成分“A以手段或工具Y做X；目的是使B受益”转为隐性的预设成分，“B受益”则作为一个增加的语义成分扮演陈说角色时，动词由“帮助₁”变为“帮助₃”。此时，由于包含A的语义成分只作为隐性的语义成分，使得表层句法位中的主语位往往由事物名词填充。

3.2 从词汇语义动态模式理论分析

词汇语义动态模式是E. В. Падучева用以分析义项派生机制的一种模式。该模式包括分类范畴、主题类别、配价兑位（Диатеза）和参项的分类类别这四个参数（Падучева 2004：28-29）。这四个范畴的变化便会产生相应的隐喻引申和换喻引申。与传统的隐喻和换喻不同，E. В. Падучева所说的隐喻引申指的是“发生了范畴上的变化”，而换喻引申则是“关注焦点”的变化。这实际上是把隐喻和换喻概念由指向客观世界变为指向语言本体。

从“帮助₁”派生出“帮助₂”是由于Y的语义角色与句法题元对应关系的变化以及X的消失相关。在“帮助₁”中，Y在表层句法位中一般体现为介词短语，作状语。当Y为体力行为，并且在表层句法位中显示为动词短语时，Y与X共有一个句法位，这时体现为配价的合并（但词义仍表现为“帮助₁”）。当Y完全占据了X的句法位，X在表层句法中的位置消失时，“帮助₁”过渡到了“帮助₂”，从而实现了义项的派生。

“帮助₃”的产生是由于语义主体A以及语义手段（或工具）Y配价兑位模式的转变。“帮助₁”的语义主体A在表层中占据主语位，而手段Y占据状语位。但是，手段Y由于关注焦点发生的变化，从状语位上升至主语位，而主体A则隐到“话题之外”，成为隐性的语义成分。这时语义的重心不再是A有没有做某事，而是A做的这件事有没有效果。因此，“帮助₃”属于阐释动词类别。

应当指出，“帮助₁”派生“帮助₂”主要并非关注焦点发生了变化，而是语义角色Y完全占据X句法位的结果（这实际上与E. В. Падучева的词汇语义动态模式不同，严格按照后者的方法并不能派生出“帮助₂”）。这体现了E. В. Падучева词汇语义动态模式的局限性：它对语义成分消失或增生导致的义项语义派生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与此不同，“帮助₁”派生“帮助₃”纯粹是由于关注焦点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导致了“帮助”分类范畴的迁移：行为动词→阐释动词。因而，这既属于换喻派生，又属于隐喻派生，是二者的结合。

4 结论

1) “帮助”的义项应是三个，前二者大多在各类汉语词典中有所体现，但“帮助₃”则没有词典或语法书提及。

2) “帮助”的“手段或工具Y”不是划分义项的标准：“帮助₁”不仅限于“物质上、精神上”，“帮助₂”也不仅限于“出力、出主意”。义项的标准与语义配价的数目、类型密切相关。

3) 现代汉语词典对“帮助”的释义中“或”前后的部分应倒转过来,后者是初始义项,前者是派生义项。我们同意《中华现代汉语词典》将“帮助₁”列在前,“帮助₂”列在后的做法。

4) “帮助”的句式基本与义项相对应,它包括连谓—兼语句、连谓句和兼语句。各类汉语词典中一般不对句式作标记,而语法书中大都统称为兼语句。

5) 词汇函数理论对于对外汉语教学、新型词典的编纂以及机器翻译的发展都大有裨益。

6) 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作为义项派生理论(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义素分析理论、E. B. Падучева 的词汇语义动态模式)的佐证材料,而且可以指出词汇语义动态模式理论的局限性:它对语义成分消失或增生导致的义项派生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附注

1 “帮助”和“帮”在语义内容上没有差别,现代汉语词典也是用“帮助”给“帮”释义,句法搭配上的差别不在本文考察之内。为行文方便,以下阐述问题时只使用“帮助”,不过例句中也涉及“帮”。本文例句取自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CCL 语料库检索系统(网络版)》。

参考文献

- [1]Апресян Ю. Д. 1974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M]. М., Наука.
- [2]Мельчук И. А. 1974 Опыт теори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моделей «Смысл*текст»[M]. М., Наука.
- [3]Падучева Е. В. 2004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в семантике лексики[M]. М., Школ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4]黄伯荣、廖序东 2008 现代汉语(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5]吕叔湘 2007 现代汉语八百词[Z],北京:商务印书馆。
- [6]孟琮等 2005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
- [7]彭玉海 2008 论题元重合[J],中国俄语教学,第3期
- [8]张家骅等 2003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 [9]张家骅 2003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配价观[J],外语学刊,第4期。
- [10]张家骅 2006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义素分析语言[J],当代语言学,第6期。
-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008 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
- [12]中国语言文字系列辞书编委会 2007 中华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Lexical Semantic Feature of the Chinese Verb “Bang-Zhu” and the Mechanism of Derivation in its Lexemes

WANG Hong-ming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lexemes in the Chinese verb “Bang-Zhu”, and accordingly, there are three syntax structures. But the three lexemes are not juxtaposed in any Chinese traditional dictionaries or grammar books. The lexical function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re conducive to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the machine-translation and so on. With researching the

lexemes' derivation of the Chinese verb "Bang-Zhu", we can not only prove the theory of lexemes' derivation, but also discover its defect.

Key words: meta-language explanation; lexical function; lexemes' derivation

收稿日期: 2010-05-12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0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构《俄汉平行对照语义关系词典》的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09BYY06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洪明（1981—）男，山东人，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义学，词汇学。

[责任编辑: 彭玉海]